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

東鄰昨夜報吳姬，一曲琵琶蕩客思。不是婦人偏可近，從來世上少男兒。

這四句詩是誇獎婦人的。自古道：「有志婦人，勝過男子。」且如婦人中，只有娼流最賤，其中出色的盡多。有一個梁夫人，能於塵埃中識拔韓世忠。世忠自卒伍起為大將，與金兀術四太子相持於江上，梁夫人脫眷洱犒軍，親自執桴擂鼓助陣，大敗主人。後世忠封斬王，退居西湖，與梁夫人諧老百年。又有一個李亞仙，他是長安名妓，有鄭元和公子嫖他，吊了稍，在悲田院做乞兒，大雪中唱《蓮花落》。亞仙聞唱，知是鄭郎之聲，收留在家，繡襦裹體，剔目勸讀，一舉成名，中了狀元，亞仙直封至一品夫人，這兩個是紅粉班頭，青樓出色；若與尋常男子比，好將中樞換衣冠。

如今說一個妓家故事，雖比不得李亞仙、梁夫人恁般大才，卻也在於辛百苦中熬煉過來，助大成家，有個小小結果，這也是千中選一。

話說揚州府城外有個地，名叫曹家莊。莊上曹大公是個大戶之家。院君已故，只生一位小官人，名曹可成。那小官人人材出眾，百事伶俐。只有兩件事「非其所長，一者不會讀書，二者不會作家。常言道：「獨子得惜。」因是個富家愛子，養驕了他；又且自小納粟人監，出外都稱相公，一發縱蕩了。專一穿花街，串柳巷，吃風月酒，用脂粉錢，真個滿面春風，揮金如上，人都喚他做「曹呆子」。大公知他浪費，禁約不住，只不把錢與他用。他就瞞了父親，背地將田產各處抵借銀子。那敗於借債，有幾般不便宜處：第一、折色短少，不能足數，遇狠心的，還要搭些貨物。第二、利錢最重。第三、利上起利，過了一年□個月，只倒換一，張文書，並不催取，誰知本重利多，便有銅門家計，不殺他盤算。第四、居中的人還要扣些謝禮。他把中人就自看做一半債主，狐假虎威，需索不休。第五、寫借票時，只揀上好美產，要他寫做抵頭。既寫之後，這產業就不許你賣與他人。及至准算與他，又要減你的價錢。若算過，便有幾兩贏餘，要他找絕，他又東扭西捏，朝三暮四，沒有得爽利與你。有此五件不便宜處，所以往往破家。為尊長的只管拿住兩頭不放，卻不知中間都替別人家發財去了。□分家當，實在沒用得五分。這也是只顧生前，不顧死後。左右把與他敗的，倒不如白眼裡看他結末了，也得明白。

明識兒孫是下流，故將鎖鑰用心收。

兒孫自有兒孫算，在與兒孫作馬牛。

閒話休敘。卻說本地有個名妓，叫做趙春兒，是趙大媽的女兒。真個花嬌月豔，玉潤珠明，專接富商巨室，賺大主錢財。曹可成一見，就看上了，一住整月，在他家撒漫使錢。兩個如膠似漆，一個願討，一個願嫁，神前罰願，燈下設盟。爭奈父親在堂，不敢娶他人門。那妓者見可成是慷慨之士，要他贖身。原來妓家有這個規矩：初次破瓜的，叫做梳籠孤老；若替他身價還了鴛兒，由他自在接客，無拘無管，這叫做贖身孤老。但是贖身孤老要歇時，別的客只索讓他的，□夜五夜，不論宿錢。後來若要娶他進門，別不費財禮。又有這許多脾胃處。曹可成要與春兒贖身，大媽索要五百兩，分文不肯少。可成各處設法，尚未到手。

忽一日，聞得父親喚銀匠在家傾成許多元寶，未見出飭。用心體訪，曉得藏在臥房牀背後復壁之內，用帳子掩著。可成覷個空，復進房去，偷了幾個出來。又怕父親查檢，照樣做成貫鉛的假元寶，一個換一個。大模大樣的與春兒贖了身，又置辦衣飾之類。以後但是要用，就將假銀換出真銀，多多少少都放在春兒處，憑他使費，並不檢查。真個來得易，去得易，日漸日深，換個行虧流水，也不曾計個數目是幾錠幾兩。春兒見他撒漫，只道家中有餘，亦不知此銀來歷。

忽一日，大公病篤，喚可成夫婦到牀頭叮囑道：「我兒，你今三□餘歲，也不為年少了。『敗子口頭便作家』！你如今莫去花柳遊蕩，收心守分。我家當之外，還有些本錢，又沒第二個兄弟分受，盡吸你夫妻受用。」遂指牀背後說道：「你揭開帳子，有一層復壁，裡面藏著元寶一百個，共五千兩。這是我一生的精神。向因你務外，不對你說。如今交付你夫妻之手，置些產業，傳與子孫，莫要又浪費了！又對媳婦道：「娘子，你夫妻是一世之事，莫要冷眼相看，須將好言諫勸丈夫，同心合膽，共做人家。我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」說罷，須臾死了。

可成哭了一場，少不得安排殯葬之事。暗想復壁內，正不知還存得多少真銀？當下搬將出來，鋪滿一地，看時，都是貫鉛的假貨，整整的數了九□九個，剛剩得一個真的。五千兩花銀，費過了四千九百五□兩。可成良心頓萌。早知這東西始終還是我的。何須性急！如今大事在身，空手無措，反欠下許多債負，懊悔無及，對著假錠放聲大哭。渾家勸道：「你平日務外，既往不咎。如今現放著許多銀子，不理正事，只管哭做甚麼？」可成將假錠偷換之事，對渾家敘了一遍。渾家平昔間為公務外，諫勸不從，氣得有病在身。今日哀苦之中，又聞了這個消息，如何不惱！登時手足俱冷。扶回房中，上了牀，不殺數日，也死了。這真是：從前做過事，沒興一齊來。

可成連遭二喪，痛苦無極，勉力支持。過了六七四□九日，各債主都來算帳，把曹家莊祖業田房，盡行盤算去了。因出房與人，上緊出殯。此時孤身無靠，權退在墳堂屋內安身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趙春兒久不見可成來家，心中思念。聞得家中有父喪，又渾家為假錠事氣死了，恐怕七嘴八張，不敢去弔問，後來曉得他房產都費了，搬在墳堂屋裡安身，甚是淒慘，寄信去諸他來，可成無顏相見，口了幾幾次。連連來請，只得含羞而往。春兒一見，抱頭大哭，道：「妾之此身，乃君身也。幸妾尚有餘貨可以相濟，有急何不告我！」乃治酒相款，是夜留宿。明早，取白金百兩贈與可成，囑咐他拿口家省吃省用：「缺少時，再來對我說。」可成得了銀子，頓忘苦楚，迷戀春兒，不肯起身，就將銀子買酒買肉，請舊日一班閒漢同吃。春兒初次不好阻他，到第二次，就將好言苦勸，說：「這班閒漢，有損無益。當初你一家人家，都是這班人壞了。如今再不可近他了，我勸你回去是好話。且待三年服滿之後，還有事與你商議。」一連勸了幾次。可成還是敗落財主的性子，疑心春兒厭薄他，忿然而去。春兒放心不下，悄悄地教人打聽他，雖然不去跳槽，依舊大吃大用。春兒暗想，他受苦不透，還不知稼穡艱難，且由他磨煉去。過了數日，可成盤纏竭了，有一頓，沒一頓，卻不伏氣去告求春兒。春兒心上雖念他，也不去惹他上門了。約莫□分艱難，又教人送些柴米之類，小小周濟他，只是不敷。

卻說可成一般也有親友，自己不能周濟，看見趙春兒家擔送東西，心上反不樂，到去擦掇可成道：「你當初費過幾乾銀子在趙家，連這春兒的身子都是你贖的。你今如此落莫，他卻風花雪月受用。何不去告他一狀，追還些身價也好。」

可成道：「當初之事，也是我自家情願，相好在前；今日重新翻臉，卻被子弟們笑話。」又有嘴快的，將此話學與春兒聽了，暗暗點頭：「可見曹生的心腸還好。」又想到：「『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若再有人撻掇，怕不變卦？』」躊躇了幾遍，又教人去請可成到家，說道：「我當初原許嫁你，難道是哄你不成？一來你服制未滿，怕人議論；二來知你艱難，趁我在外尋些衣食之本。你切莫聽人閒話，壞了夫妻之情！」可成道：「外人雖不說好話，我卻有主意，你莫疑我。住了一二晚，又贈些東西去了。」

光陰似箭，不覺三年服滿。春兒備了三牲祭禮、香燭紙錢，到曹氏墳堂拜奠，又將錢三串，把與可成做起靈功德。可成歡喜。功德完滿，可成到春兒處作謝。春兒留款。飲酒中間，可成問從良之事。春兒道：「此事我非不願，只怕你還想娶大娘！」可成道：「我如今是什麼日子，還說這話？」春兒道：「你目下雖如此說，怕日後掙得好時，又要尋良家正配，可不在了我一片心機？」可成就對天說起誓來。春兒道：「你既如此堅心，我也更無別話。只是墳堂屋裡，不好成親。」可成道：「在墳邊左近，有一所空房要賣，只要五□兩銀子。若買得他的，倒也方便。」春兒就湊五□兩銀子，把與可成買房。又與些另碎銀錢，教他收拾房室，置辦些傢伙。擇了吉日；至期，打疊細軟，做幾個箱籠裝了，帶著隨身伏侍的丫鬟，叫做翠葉，喚個船隻，摹地到曹家。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完其親事。

收將野雨閒雲事，做就牽絲結發人。

畢姻之後，春兒與可成商議過活之事。春兒道：「你生長富室，不會經營生理，還是贖幾畝田地耕種，這是務實的事。可成自誇其能，說道：『我經了許多折挫，學得乖了，不待到被人哄了！』春兒湊出三百兩銀子，交與可成。可成是散漫慣了的人，銀子到手，思量經營那一樁好，往城中東占西卜。有先前一班閒漢遇見了，曉得他納了春姐，手中有物，都來哄他：『某享有利無利，某事利重利輕，某人五分錢，某人合子錢。不一時，都哄盡了，空手而回，卻又去問春兒要銀子用。氣得春兒兩淚交流，道：『常將有日思無日，莫待無時思有時。』你當初浪費，以有今日，如今是有限之物，費一分沒一分了。』初時硬了心腸，不管閒事。

以後夫妻之情，看不過，只得又是一五一□擔將出來，無過是買柴雜米之類。拿出來多遍了，覺得漸漸空虛，一遍少似一遍。可成先還有感激之意，一年半載，理之當然，只道他還有多少私房，不肯和盤托出，終日鬧吵，逼他拿出來。春兒被逼不過，瞥口氣，將箱籠上鑰匙一一交付丈夫，說道：「這些東西，左右是你的，如今都交與你，省得牽掛！我今後自和翠葉紡織度日，我也不要你養活，你也莫纏我。」

春兒自此日為始，就喫了長齋，朝暮紡織自食。可成一時雖不過意，卻喜又有許多東西，暗想道：「且把來變買銀兩，今番贖取些恒業，為恢復家緣之計，也在渾家面上爭口氣。」雖然腹內躊躇，卻也說而不作。常言「食在口頭，錢在手頭」，費一分，沒一分，坐吃山空。不上一年，又空言了，更無出沒，瞞了老婆，私下把翠葉這丫頭賣與人去。春兒又失了個紡織的伴兒，又氣又苦，從前至後，把可成訴說一常可成自知理虧，懊悔不迭，禁不住眼中流淚。

又過幾時，沒飯喫了，對春兒道：「寧我看你朝暮紡織，倒是一節好生意。你如今又沒伴，我又沒事做，何不將紡織教會了，也是一只飯碗。」春兒又好笑又好惱，忍不住罵道：「你堂堂一軀男子漢，不指望你養老婆，難道一身一口，再沒個道路尋飯吃？」可成道：「賢妻說得是。『烏瘦毛長，人貧智短。』你教我那一條道路尋得飯吃的，我去做。」春兒道：「你也曾讀書識字，這裡村前村後，少個訓蒙先生，墳堂屋裡又空著，何不聚集幾個村童教學，得些學俸，好盤用。」可成道：「『有智婦人，勝如男子。』賢妻說得是。」當下便與鄉老商議，聚了□來個村童，教書寫仿，甚不耐煩，出於無奈。過了些時，漸漸慣了，枯茶淡飯，絕不想分受用。春兒又不時牽前扯後的訴說他，可成並不敢口答一字。追思往事，要便流淚。想當初偌大家私，沒來由付之流水，不須題起；就是春兒帶來這些東西，若會算計時，盡可過活，如今悔之無及。

如此□五年。忽一日，可成入城，撞見一人，看補銀帶，烏紗皂靴，乘輿張蓋而來，僕從甚盛。其人認得是曹可成，出轎施札，可成躲避不迭。路次相見，各問寒暄。此人姓殷名盛，同府通州人。當初與可成同坐監，同撥歷的，近選得浙江按察使經歷，在家起身赴任，好不熱鬧。可成別了殷盛，悶悶回家，對渾家說道：「我的家當已敗盡了，還有一件敗不盡的，是監生。今日看見通州殷盛選了三司首領官，往浙江赴任，好不興頭！我與他是同撥歷的，我的選期已透了，怎得銀子上京使用！」春兒道：「莫做這夢罷，見今飯也沒得吃，別想做官！」過了幾日，可成欣羨殷監生榮華，三不知又說起。春兒道：「選這官要多少使用？可成道：『本多利多。如今的世界，中科甲的也只是財來財往，莫說監生官。使用多些，就有個好地方，多趁得些銀子；再肯營於時，還有一兩任官做。使用得少，把個不好的缺打發你，一年二載，就升你做王官，有官無職，監生的本錢還弄不出哩。』春兒道：『好缺要多少？』可成道：『好缺也費得千金。』春兒道：『百兩尚且難措，何況千金？還是訓蒙安穩。』可成含著雙淚，只得又去墳堂屋裡教書。正是：漸無面目辭家祖，剩把淒涼對學生。

忽廣日，春兒睡至半夜醒來，見可成披衣坐於牀上，哭聲不止。問其緣故，可成道：「適纔夢見得了官職，在廣東潮州府。我身坐府堂之上，眾書吏參謁。我方吃茶，有一一吏，瘦而長，黃鬚數莖，捧文書至公座。偶不小心觸吾茶匝，翻污衣袖，不覺驚醒。醒來乃是一夢。自恩一貧如洗，此生無復冠帶之望，上辱宗祖，下玷子孫，是以悲泣耳！」春兒道：「你生於富家，長在名門，難道沒幾個好親眷？何不去借貸，為求官之資；倘得一命，償之有日。」可成道：「我因自小務外，親戚中都以為不肖，擯棄不納。今窮困如此，在自開口，人誰托我？便肯借時，將何抵頭？」春兒道：「你今日為求官借貸，比先前浪費不同，或者肯借也不見得。」可成道：「賢妻說得是。」次日真個到三親四眷家去了一巡；也有閉門不納的，也有回說不在的；就是相見時，說及借貸求官之事，也有冷笑不答的，也有推辭沒有的，又有念他開口一場，少將錢米相助的。可成大失所望，回覆了春兒。

早知借貸難如此，悔卻當初不作家。

可成思想無計，只是啼哭。春兒道：「哭怎麼？沒了銀子便哭，有了銀子又會撒漫起來。」可成道：「到此地位，做妻子的還信我不過，莫說他人！」哭了一場：「不如死休！只可惜負了趙氏妻□五年相隨之意。如今也顧不得了。」可成正在尋死，春兒上前解勸道：「『物有一變，人有千變，若要不變，除非三尺蓋面。』天無絕人之路，你如何把性命看得恁輕？」可成道：「纔纔尚且貪住，豈有人不惜死？只是我今日生而無用，倒不如死了乾淨，省得連累你終身。」春兒道：「且不要忙，你真個收心務實，我還有個計較。」可成連忙下跪道：「我的娘，你有甚計較？早些救我性命！」春兒道：「我當初未從良時，結拜過二九一□八個姊妹，一向不曾去拜望。如今為你這冤家，只得忍著羞去走一遍。一個姊妹出□兩，□八個姊妹，也有一百八□兩銀子。」可成道：「求賢妻就去。」春兒道：「初次上門，須用禮物，就要備□八副禮。」可成道：「莫說一□八副禮，就是一副禮也無措。」春兒道：「若留得我一兩件首飾在，今日也還好活動。」可成了啼哭起來。春兒道：「當初誰叫你快活透了，今日有許多眼淚！你且去理會起送文書，待文書有了，那京中使用，我自去與人討面皮；若弄不來文書時，可不在了？」可成道：「我若起不得文書，誓不回家！一時問說了大話，出門去了，暗想道：『要備起送文書，府縣公門也得些使用。』不好又與渾家纏帳，只得自去向那幾個村童學生的家裡告借。一『錢五分的湊來，好不費力。若不是□五年折挫到於如今，這些須之物把與他做一封賞錢，也還不毅，那個看在眼裡。正是：彼一時此一時。』

可成湊了兩許銀子，到江都縣幹辦文書。縣裡有個朱外郎，為人忠厚，與可成舊有相識，曉得他窮了，在眾人面前，替他周旋其事，寫個欠票，等待有了地方，加利寄還。可成歡歡喜喜，懷著文書回來，一路上叫天地，叫祖宗，只願渾家出去告債，告得來便好。走進門時，只見渾家依；日坐在房裡績麻，光景甚是淒涼。口雖不語，心下慌張，想告債又告不來了，不覺眼淚汪汪，又不敢大驚小怪，懷著文書立於房門之外，低低的叫一聲：「賢妻。」春兒聽見了，手中擊麻，口裡問道：「文書之事如何？」可成便腳揣進房門，在懷中取出文書，放於桌上道：「托賴賢妻福萌，文書已有了。」春兒起身，將文書看了，肚裡想道：「這呆子也不呆了。」相著可成問道：「你真個要做官？只怕為妻的叫奶奶不起。」可成道：「說那裡話！今日可成前程，全賴賢妻扶持挈帶，但不識借貸之事如何？」春兒道：「都已告過，只等你有個起身日子，大家送來。」可成也不敢問借多借少，慌忙走去肆中擇了個古日，口復了春兒。春兒道：「你去鄰家借把鋤頭來用。」

須與鋤頭借到。春兒拿開了績麻的籃兒，指這搭他說道：「我嫁你時，就替你辦一頂紗帽埋於此下。」可成想道：「紗帽埋在地下，卻不朽了？莫要拗他，且鋤著看怎地。嘔起鋤頭，狠力幾下，只聽得啞的一聲響，翻起一件東西。可成到驚了一跳，撿起看，是個小小瓷壇，壇裡面裝著數碎銀兩和幾件銀酒器。春兒叫丈夫拿去城中傾兌，看是多少。可成傾了裸兒，兌準一百六□七兩，拿回家來，雙手捧與渾家，笑容可掬。春兒本知數目，有心試他，見分毫不曾苟且，心下甚喜。叫再取鋤頭來，將□五年常坐下績麻去處，一個小矮凳兒搬開了，教可成再鋤下去。鋤出一大瓷壇，內中都是黃白之物，不下千金。原來春兒看見可成浪費，預先下著，悄悄地埋藏這許多東西，終日在上面坐著績麻，一□五年並不露半字，真女中丈夫也！可成見了許多東西，掉下淚來。春兒道：「官人為甚悲傷？」可成道：「想著賢妻一□五年勤勞辛苦，布衣蔬食，誰知留下這一片心機。都因我曹可成不肖，以至連累受苦。今日賢妻當受我一拜！說罷，就拜下去。春兒慌忙扶起道：「今日苦盡甘來，博得好日，共享榮華。可成道：「盤纏盡有，我上京聽選，留賢妻在家，形孤影只。不若同到京中，百事也有商量。春兒道：「我也放心不下，如此甚好。當時打一行李，討了兩房童僕，僱下船隻，夫妻兩口同上北京。正是：運去黃金失色，時來鐵也生光。」

可成到京，尋個店房，安頓了家小，吏部投了文書。有銀子使用，就選了出：來。初任是福建同安縣二尹，就升了本省泉州府經歷，都是老婆幫他做官，宦聲大振。又且京中用錢謀為公私兩利，升了廣東潮州府通判。適值朝覲之年，太守進京，同知推官俱缺，上司道他有才，批府印與他執掌，擇日升堂管事。吏書參謁已畢，門子獻茶。方纔舉手，有一外郎捧文書到公座前，觸翻茶匝，淋漓滿袖。可成正欲發怒，看那外郎瘦而長，有黃須數莖，猛然想起數年之前，曾有一夢，今日光景，宛然夢中所見。始知前程出處，皆由天定，非偶然也。那外郎驚慌，磕頭謝罪。可成好言撫慰，全無怒意。合堂稱其大量。

是日退堂，與奶奶述其應夢之事。春兒亦駭然，說道：「據此夢，量官人功名止於此任。當初墳堂中教授村童，衣不蔽體，食不充口；今日三任為牧民官，位至六品大夫，大學生至此足矣。常言『知足不辱』，官人宜急流勇退，為山林娛老之計。可成點著道是。坐了三日堂，就托病辭官。上司因本府掌印無人，不允所辭。勉強視事，分明又做了半年知府，新官上任，交印已畢，次日又出致仕文書。

上司見其懇切求去，只得准了。百姓攀轅臥轍者數千人，可成一一撫慰：夫妻衣錦還鄉。三任宦資約有數千金，贖取；日日田產房屋，重在曹家莊興旺，為宦門巨室。這雖是曹可成改過之善，卻都虧趙春兒贊助之力也。後人有詩贊云：破家只為貌如花，又仗紅顏再起家。

如此紅顏千古少，勸君還是莫貪花！